

吳淡如

跳脫出傳統的藝文創作：

六人晚宴





希代文叢
281

六人晚宴

吳淡如著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

發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六人晚宴／吳淡如著。——第1版。
——臺北市：希代，民82
面；公分。——（希代文叢；
281）
ISBN 957-544-403-5(平裝)

857.7

82002232

六人晚宴

作者：吳淡如
發行人：朱寶龍
行政總編輯：徐肖男
執行主編：吳如惠
出版者：希代書版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社址：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
聯絡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
電話：7911197·7918621
電傳：出版部／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發行部 7955825
郵撥：0017944-1

排版：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5363181 傳真／(02)5367810

中華民國82年4月第1版第1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779號

本公司法律顧問：梁開天律師

蕭雄淋律師

李永然律師

(本書遇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ISBN 957-544-403-5

本書禁止出租，否則進行法律訴訟

Printed in Taiwan

男人與女人的關係

單純得令人難過

又複雜得教人心痛



你愛過嗎？請與我跳一支舞

吳淡如

「六人晚宴」是一部由六個連環套所組成的長篇小說。

連結這六篇小說的，是一只並不特殊的鑽石戒指。它伴著六段有情的故事，從一個男人的手指上，流落到另一個女人的手指上，又經過女人的手，再傳到另一個男人的手心中，然後……。它陪著很多人在愛中打滾、情裏掙扎，像一艘小舟，在大海裏浮沉。

鑽戒是一個扣環，但不是主角。真正的主角，是大千世界裏的痴男女，

他們貪婪，以各種方式索求愛。

愛是最無法解釋的難題。我始終如此相信。它不能問動機，也沒有所謂的結果，它的形狀始終是一團渾沌。

如果我們強欲將渾沌鑿出竅門來，它便死了。



「六人晚宴」是六段很渾沌的愛情故事。

我說它是愛情故事，你也許會不相信：真的有愛情在其中嗎？

但誰又能夠否認，小說中的男女不是為愛死生相許？

「蝴蝶晚風」裏婀娜曼妙的上海女子，為完成年輕情人赴歐遊學的願望出賣自己；這個年輕男子卻又在霧都倫敦為了一個淒絕美絕的殺手莫名其妙陪上性命……。那些寧願捨己的人，心中難道沒有愛嗎？

當然，他們的愛中免不了私心。

可是，誰的愛中沒有私心呢？在愛中，我們甚且只會一味要求對方的屈從、對方的讚美、對方的呵護，希望他將自己擺在手心裏捧著，不管他是否在一次又一次的爭執中受苦，無論說多少次「我愛你」，還是斤斤計較於誰愛誰多。

你是如此的嗎？

若是如此，也不用責備自己。反正常人都是這樣的，不是嗎？

什麼是愛？

現在我們又胡塗了。我們曾經「真正」愛過人嗎？還是只用被愛的慾望強求於愛人？



「六人晚宴」裏錯綜糾纏的是慾望。

獨占的慾望、貪婪的慾望、遊戲人間的慾望、渴盼青春的慾望、期待被

愛的慾望。

有了慾望，於是有手段。慾望越深，手段便層出不窮。

能害人的其實不是愛，是慾望。「蔓珠莎華」裏的二十六歲男子，無法忍受情人的忽視，下手結束了她的生命；「粉紅殺機」裏的二女一男，各為自己盤算，誰領會了寧祕的幸福？「逼婚連環」中的女子，徘徊於得失，最後的勝利者進了禮堂，但王子與公主是否自此後能過快樂的日子？

這些答案，等你自己問自己了。即使是我做為小說作者，我的解答也並不是唯一的答案。



「六人晚宴」是我嗅出的人生問題。

你愛過嗎？如果是，請在華麗的悲喜劇背後、在輕歌妙舞的化妝舞會背後，我請你一起，跳一支晚舞。



004 你愛過嗎？請與我跳一支舞 吳淡如

010 暖熱時光——尼斯

男人與女人，肉味與茶香……
暖熱時光，是甘醇的葡萄酒；
用餐時刻，如果有愛，直說無妨。

042 蔓珠莎華——上海

當我們因為某些曖昧不明的理由，
不能再義正辭嚴的拆穿百分之百的謊言時，
……我們老了。

078 蝴蝶晚風——香港

不過是爲了逃避一場傍晚的驟雨，
我們隨著一陣潮濕的晚風，
來到南方島嶼……

1 2 2

嗜殺天使——倫敦

當別人不原諒你的時候，
妳必須先原諒自己。
痛苦是沒有意義的，
除非人生因而轉了一個彎……

1 6 4

粉紅危機——東京

同時擁有兩個親密的愛人，
總能讓人滿足又無助、得意又恐懼。
但是，誰知道，
真正被欺瞞的，究竟是誰？

2 0 4

逼婚連環——台北

緣分是巧合，而巧合是無可捉摸的，
所以我們說，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所以我們在冥冥之中認了命。
就是他！就是她！

錄



《尼斯》 煖熱時光

愛情的發生有時很難，

等待一輩子未必有一次動魄驚心；

有時候很簡單，

只需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

一個煽情的地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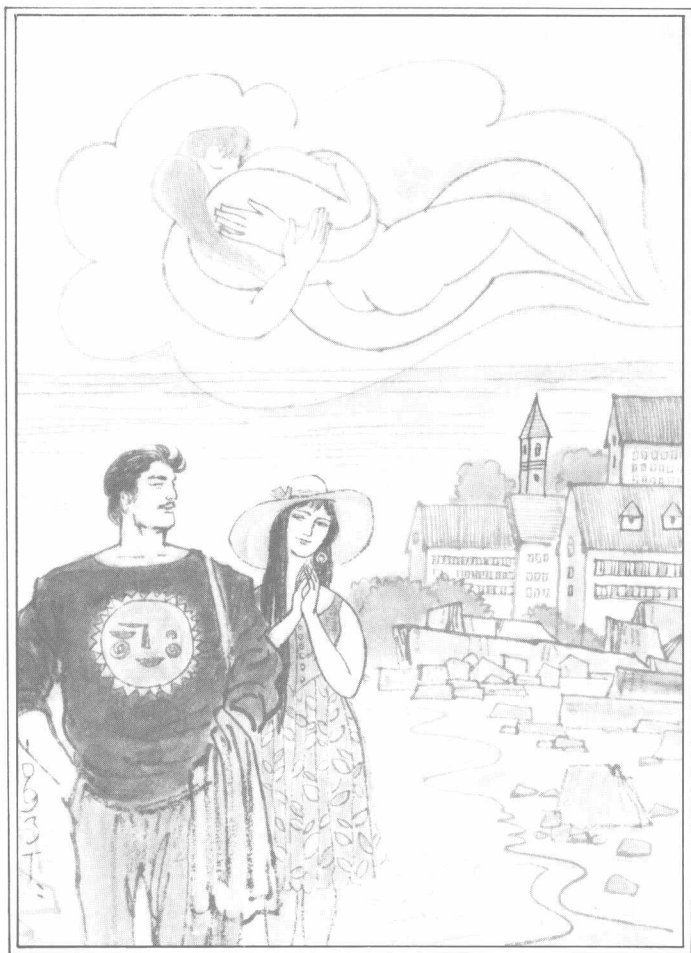
一點點寂寞和孤寂當酵素。

不需太費力，如果只想煮一頓能教人飽食的大餐。

男人與女人，肉味與菜香……

煖熱時光，是甘醇的葡萄酒；

用餐時刻，如果有愛，直說無妨。



繪圖／潘丁丁

星期三

地點：·尼斯·蔚藍海岸

天氣：·晴

尼斯是一個被法國人的浪漫誇大了的城市。她坐在蔚藍海岸的鵝卵石灘上無助的想。

她很清楚的記得從前的教科書是這樣描述的：蔚藍海岸，冬可避寒，夏

宜游泳。但在她的親身體驗中，可能兩者皆不宜。鵝卵石灘上有無數綠晶晶的玻璃瓶碎片，一不小心就會扎進腳跟弄得鮮血淋漓；已經是五月底了，海水的溫度還很低，像剛從冰箱取出來似的，讓她連濯足的興趣都沒有。海水的色澤堪稱美麗，在陽光照映下湛藍與碧綠交輝，但海風朔朔吹得人頭部脹痛，飛散的髮絲扎痛她的眼睛。

下午她才搭了近九個小時子彈列車到達尼斯。一下車攔了計程車便迫不及待的趕到蔚藍海岸。結果，疲倦加上失望使她的精神相當頹靡，又不禁心疼起昂貴的車費來。「該死的教科書，可憐的法國人。」她一邊喃喃詛咒一邊大發同情心，「法國的井底之蛙們從沒有看過真正宜人的海灘，而編教科書的人沒有到過尼斯便跟著胡說八道。」

她的身邊擺著一本法文原版書：莒哈絲的「達基尼亞的小馬」。莒哈絲的書在電影「情人」票房成功後再度聲名大噪。她看了電影——那部讓法國都嘖嘖稱奇的一部拍得很精緻的三級片，「情人」片中最精髓的片段是港星

梁家輝光裸的背部曲線、有力的臀部和做愛時毛細孔放大的鏡頭，其他其實並無可取。她爲了讓這次假期法國得道地，還在巴黎書店買了這本厚重的原文書，增加一點屬於法國的氣氛。

她曾經花了一年的時間上法文密集班。平日她的工作是美商公司的英文祕書，該公司並沒有任何與法國方面的來往，因而她每晚下班便急著趕上法文課的舉動令同事們覺得多此一舉。然而，她卻樂此不疲。她天生嚮往任何「優雅」的東西，學習那樣複雜的語言且偶爾在略懂法文的老闆面前稍加賣弄，使繁複卻單調的祕書生活平添不少虛榮的趣味。

爲了這次假期，她著實煞費苦心籌備。美商公司在台灣便入境隨俗，一週上五天半班，做滿一年只給七天年假，反正樣樣合乎勞基法。她這趟出來預計費時九天，搭飛機花掉兩天，又得讓公司多扣兩天薪水。

偏偏忘了一件事。她忘記一個不習慣孤單卻獨自旅行的人是很寂寞的。她也忘了，實現夢想彷彿喝咖啡一樣，聞起來總比人口芳香。第一天，在巴

黎下機，她便發現了浪漫以外的東西——髒亂。她是個略有潔癖的人，不太能夠忍受每天由二十萬隻狗在大街小巷製造的十公噸糞臭，地下鐵裏有個發表演講的醉漢發出的兇惡眼神也把她嚇個半死。所以她焦急的搭夜車南下。

風忽而呼呼辣辣的吹在臉上，並不溫柔，那樣的感覺好像有隻無形的手不斷的打她好幾巴掌。蔚藍海岸，唉！

一雙 Reebok 的球鞋停在她腳邊。還沒來得及抬頭看，就聽到一句很熟悉的語言：

「哪裏來的？」

半台灣國語。她吃了一驚。

那個男人戴著一副黑不見底的太陽眼鏡，皮膚黝黑，身材中庸，體格格略微粗壯，嘴角有兩撇古怪的小鬍子像蟑螂翅膀。她尚未回話，男人即又咧嘴大笑：

「哈哈，妳是台灣來的對不對？」

「你怎麼猜出來？」

「我一看妳就知道。」

這為時極短但相當精確的猜測很自然地引起她的不悅。難道她看起來真是標準的寶島裝扮？還是她臉上五官印著MIT寶島姑娘的字樣？他把她小小的虛榮踩在地上。她的心情不好、精神不濟，因而他的果斷猜測讓她聯想到他嫌自己土裏土氣，或者意味著她氣質不夠高尚。

「妳一個人？」

「嗯。」

「我很少碰到一個人旅行的台灣女孩子。」

「哦？」

眼前並不是一個她期待中的男士，他並無翩翩風度，看來也絕不優雅浪漫，所以她並不熱切回答。

那人倒大大方方坐下來，在她身旁自動打開話匣子。「我還以為這裏是